

# 三國

公元 339—383

之 三

神州陆沉

明轩公子

著

三川北虜亂如麻，南渡中原驚華夏。  
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中華大地，  
一場龍與狼的搏弈，  
一次游牧文明對農耕文明的沖擊，  
盛世撕裂之後的分崩離析。  
隱藏在兩晉時期的新三國爭霸，  
如何捏合這破碎的文明？



海外借

# 三國

公元 339—383

之 THREE KINGDOMS

明軒公子

著

神州陆沉

© 明轩公子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三国之神州陆沉：公元 339-383 / 明轩公子著. —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1  
ISBN 978-7-205-09098-2

I. ①三… II. ①明… III. 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  
通俗读物 IV. ①K23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1614 号

---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 × 240mm

印 张：15.25

字 数：240 千字

出版时间：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维宁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版式设计：留白文化

责任校对：蔡桂娟

书 号：ISBN 978-7-205-09098-2

定 价：39.80 元

---

提起中国的乱世，首推两晋南北朝，春秋战国离我们过于遥远，而五代十国又过于短促。所以位于这两个乱世之间的两晋南北朝更能引发人们共鸣。然而，遗憾的是，基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长期以来被淡化，人们对于这段历史中最关注的只怕还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时代。

然而，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便会发觉，在长达三百多年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并非只出现过一次三足鼎立。从广义上来说，这段时间三足鼎立的情形至少出现过三次。如果细化一下，则可以划分到五次及以上。

那么，我们以广义的视角来区分，这三次三国时代究竟产生于何时呢？众所周知的前三国（即魏蜀吴）自不必多说，而近年来随着影视题材或是网络小说的红火，后三国——梁（陈）、西魏（周）、东魏（齐）也开始进入大家的视线。

而在这前三国与后三国之间，还出现过一次三国鼎立。这一次三国鼎立的局面很奇特，可以细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鼎足情形类似前三国，北方统一的羯胡政权对峙南方的成汉政权及东晋政权；后一时期鼎足情形类似后三国，北方的前秦、前燕对峙南方统一的东晋。我们姑且将其称为中三国时期吧，以区别于前三国与后三国。

只是很久以来，由于两晋这段时间极为混乱，这混乱在北方更为显著，所以统称为东晋十六国时期。然而，整个十六国时期却以淝水之战为节点，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前期即是我们所要讲述的三足鼎立时代，从胡（汉赵）、氐（成汉）、汉（东晋）到秦、燕、晋。后期则是北方诸国并立的时代。

谈及这段历史，有诸多的因素让我们不愿去详提，因为那是一段胡汉交融的纷争史，一段汉人的半屈辱史。可是有些东西并不会随着我们的淡忘而消退，过往发生的一切都客观地陈列在那儿。往事已逝，无论我们是愤慨还是惋惜，这都

已经无法改变，而如果说我们能够拨开迷雾，从那段千年前的过往中得到些借鉴，那必然是这段历史留给今人的最大价值所在。

从“八王之乱”中的离石台，到淝水之战前的八公山。匈奴、鲜卑、羯、氐、羌相继在中原的舞台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权力搏杀与王朝更迭，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风云际会，逐鹿天下。

司马家八王相争，战火燃遍中原大地，屠各部乘势而起，雄师马踏黄河两岸。东晋皇权旁落，内部纷争动荡不已，北方两强并立，刘曜石勒中原逐鹿。

残暴不仁的石虎窃据帝位，在一系列倒行逆施之后终于迎来末日的审判……

胸怀天下的桓温一生彷徨，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追逐不可实现的梦……

还有宽容远怀的苻坚，忍辱负重的慕容垂，徒增笑柄的庾亮，三定江南的周玘……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加盟，才让我们从那段鲜血四溅的历史中找到灵魂的慰藉。

002



神州  
陆沉

- / 001 **第一章**  
蜀地悲歌——桓公西征灭成汉
- / 032 **第二章**  
辽东烽火——慕容鲜卑的天下
- / 061 **第三章**  
君生为髯——北地苍凉事可伤
- / 089 **第四章**  
逐鹿天下——关东走马鲜卑儿
- / 119 **第五章**  
人何以堪——谁使神州竟陆沉
- / 147 **第六章**  
紫气东来——王猛入关治前秦

/ 176 **第七章**  
东山再起——桓温时代的谢幕

/ 203 **第八章**  
睥睨北国——雄主渐生窥江意

/ 230 **附录**

/ 233 **尾声**

/ 235 **后记**

002



神州  
陆沉

# 蜀地悲歌

——桓公西征灭成汉

## (一)

如果说“昌黎会战”是北方局势的一次转折，那么，之后在大江对岸发生的一件事，则是彻底改变了羯赵、氐成、汉晋这三足鼎立的态势。因为这个变故，





间接地推动了中三国后期新三极的形成——前秦、前燕、东晋。那么，这件事究竟是什么呢？

在提起这件事之前，我们还是把时光轴拨回苏峻之乱后，看看在这之后的若干年里，东晋政坛又经过了几番变动。“苏峻之乱”是公元328年彻底平定的，然而，恰恰第二年（329）一代帝师，两平内乱的名臣温峤也撒手西归了。温峤的突然死亡让他手里的江州并入到了陶侃手中，陶侃自是成了东晋军界说一不二的主儿了，都督荆、湘、雍、梁、交、广、宁、江八州诸军事，烜赫一时。

然而，也正是因为温峤的离世，刚刚建立起来微弱的三头格局（即陶侃、王导、温峤）面临着解体的境地。站在权力顶峰的只能有一人，当然，绝不是司马家的皇帝，可究竟花落谁家，陶侃和王导这两个老江湖都展开了暗地里的较劲。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暗中较劲呢？这一来，刚刚打完一场仗，谁都不愿意再次挑起内战，因为那个时间段石勒已经统一北方，随时准备南下，王导，陶侃还不至于拿华夏的命运做赌本。其次，王导虽然出身名门，但手里没枪，陶侃倒是有枪，可寒门的身份让他在门阀政治下的东晋很是尴尬。所以两人各有长短，因而也就采用了暗中对抗。而最能体现王、陶两人暗斗的一次事件便是“郭默案”。

之前这位郭默也出场过，但没怎么详细介绍，这边我们就岔开话题说下此人生平。不得不说，这位乱世中的老油条还是很有料的。郭默这个人是在永嘉之乱后，留在北方一批抵抗胡人的汉将之一，一定程度上可以划归为乞活军的行列。祖逖北伐的时候此人便投靠在了祖逖麾下，与李矩、赵固、苏峻可以并称为祖帅手下“四名将”。郭默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特别会耍滑，在乱世中屡屡能从险境中开溜。

起初，郭默曾被刘曜围困，长久围城之下城内闹起了饥荒，于是郭默就以妻子小孩儿为人质，希望刘曜发点米粮给城内人员，表示刘曜前脚放粮，他后脚便投降。刘曜本是个性情中人，觉得郭默这厮品行不错，就应允了。哪知道郭默一拿到粮食，立刻反悔了，高筑城墙以抗刘曜。刘曜眼看被人耍了，心里顿时火冒三丈，当下就把郭默的妻子小孩沉河了。

死了老婆孩子的郭默又派弟弟去刘琨那求援，结果刘琨知道郭默平日里就是个偷奸耍滑之辈，担心自己一旦出兵等同于给郭默做了挡板。刘曜会转而咬上自己，而郭默却趁机开溜，便扣下了郭默弟弟。郭默弟弟眼看苗头不对，便从刘琨



大营溜了出来，哪知道他前脚回来，郭默后脚又派他去出使石勒。

那时候石勒和刘曜还没翻脸，当下绑了郭默弟弟准备送给刘曜，可惜半路又让郭默弟弟溜了。郭默寻思坐等下去只能死路一条，便抛下百姓，带着少数人员逃出了城池。祖逖死后李矩和郭默合兵一处，哪知道李矩被围之时，郭默一看苗头不对，又抛妻弃子（不知道第几任了），逃了出去。

逃出生天的郭默南下投靠了东晋政府，对当时的皇帝司马绍一顿吹嘘，说自己在前方英勇作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得不退回来搬救兵。晋明帝司马绍听完感动地一伸大拇指说道：“忠臣啊，封你做征虏将军啦！”

而后没过多久晋明帝司马绍暴毙，随即庾亮上台，逼反了苏峻、祖约。这一次郭默没有站在昔日战友的一边，而是倒向了陶侃和庾亮那边，并在平定苏峻之乱中立下战功。“苏峻之乱”虽然有多方势力共同参与，但最后分割权力之后，也仅是王导、温峤、陶侃三家鼎足而立。作为像郭默这样的小角色自然是靠边站了，那么，一向喜欢偷奸耍滑的郭默自然不甘心，不久兴兵杀了时任江州刺史的刘胤。

说到这里，大家会有个疑问，不是温峤死后陶侃兼管了江州吗，那这刘胤又是何人？原来，陶侃当时兼管的只是军事，台面上的一些事情还是让刘胤这个挂名刺史操控的。

## （二）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豁然开朗了吧，陶侃可以允许一位文官暂领着江州的事宜，但绝不容许一个具有军事才干的军阀从他口中夺食！

所以，当郭默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他的头顶上方便出现了一个由咱们侃爷亲手书写的大大的“死”字。当然，郭默也不傻，凭他多年在乱世中打滚儿的经验，他很敏锐地觉察出这江州便是王导和陶侃较劲的场所，只要自己抱上王导这棵大树，难道还怕他陶侃？

于是，朝廷的红头文件下来了——“刘胤该死，郭默有功，”郭默很清楚这是王导在向自己示好呢，他便天真地以为从此之后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郭默的自作聪明非但没让自己多活一阵子，反倒更激起侃爷杀他的决心了。

得知郭默和王导搭上线了，陶侃二话不说，一方面上书朝廷谴责王导姑息养

奸，另一方面提兵就朝江州杀来。正所谓“侃爷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面对陶侃大军压境，郭默都没扛住几下就被砍了脑袋。陶侃用郭默的人头在向世人宣示：在这片土地上，你得分清楚大小王，别以为占块地方就能呼风唤雨了，侃爷真要动你就算是王导也保不住你！！

郭默，这个活跃于两晋之交的军阀，就这般轻而易举地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他的离世，祖逖当年的那批人马也正式尘封于历史。

对于郭默这个人，后人评价不一。有人说他是英雄，为了守住城池，不惜以妻小的性命去刘曜那换粮，还派他弟弟两人虎穴搬救兵。但有人说，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几次抛弃家眷，又几次坑卖队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是个十足的投机分子！当然，也有人对其知之不多，甚至根本没有留意此人。

小公子觉得，郭默这个人是个悲剧式人物：他一生都在乱世中挣扎浮沉，想抓住一根枝条飞黄腾达，可无奈抓住的却是水中的稻草，最终伴随着片刻的欣慰而永坠水底。他不是陶侃，并非每个人在乱世中都能出人头地，而他很不幸地成了大人物间博弈的棋子。一个“棋子”的悲哀之处在于，当他成为棋子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便不在自己的手中了，而那一刻恰恰是郭默介入到“陶王之争”中去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的命运，注定悲惨的话，他抗拒也好，不抗拒也好，结局可能都是悲惨，这就是宿命的可怕之处……”这是电视剧《天下第一》中段天涯的台词，我觉得用来总结郭默的一生倒也很贴切。有些无奈，有些遗憾，有些落寞，有些可悲，最终被人所淡忘。当然，这悲剧性并不仅体现在郭默一个人身上，在同时期的许多英才身上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后面我们要提到的桓大司马，其人生轨迹亦如是，只不过他的故事读来更令人唏嘘和落泪。

“郭默案”的发生从侧面表现出王导和陶侃双方暗斗的激烈状况，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爆发实质性的公开战争，这为后来江左七十余年的和平局面打下了基础。当然，有人将这一局势的形成都归功于陶侃的识大体，我还是持些许意见的。因为，陶侃死后不久，他在荆州的影响力就被另一个人给取代了，那时候东晋的走向已经取决于他人，又怎么能将后来的历史发展轨迹都归结于陶侃个人呢？平心而论，后来那个人恰恰才是奠定东晋七十余年海内无事的关键性人物。

《晋书》也称陶侃有“窥窬之志”，可见在当时，陶侃或多或少还是能让人看出其部分野心的。只不过陶侃也知道，自己这样一个依靠军功上位的寒门子弟是不可能门阀当政的东晋王朝秉政的，因而他也是“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

所以说，许多时候，把握好一个“度”很重要，陶侃便是做到了，也成了东晋诸多军事大佬中名声最好的一个，在他后面的桓温和刘裕都是被后人评论为“毁誉参半”的人物。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不久之后，他便死在回朝途中，时年76岁。至此，东晋大权全部归于王导手中，可是此时的王导也是时日无多了。陶侃死后第五年，王导也在京城的乌衣巷中闭上了眼睛。此时，东晋帝国的第三位皇帝司马衍也18岁了，他能否拿回本应属于他的帝王权力呢？

### （三）

很可惜，咱们这位司马衍小正太不知是不是小时候受“苏峻之乱”惊吓过度，后来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朝政大权看来也只能另托他人了。于是乎，我们的老朋友庾亮国舅再次走上了台前。

相比前一次的嚣张跋扈，这一次咱们的庾国舅学乖了，低调很多，处理政务上面也开始兼顾各方利益，不再独断专行。看来，“苏峻之乱”的唯一益处就是重新塑造了庾国舅的人格，让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当然，虽然政务处理得不错，可庾国舅内心还有一丝淡淡的忧伤，这股忧伤来自于他妹夫——黄发鲜卑儿司马绍幼年的那句话：“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是啊，自永嘉之乱后，他随着朝廷衣冠南渡至江东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北伐中原，还于旧都”的梦想依旧牵系着他那颗早已不年轻的心。

庾国舅不知自己有生之年还能否重见汉家旌旗插上洛阳城头的那一天，他明白自己需要做点什么，让这个目标更近一些。北伐，必须是北伐！打定主意后，庾国舅便开始运作起来。在那之前，陶侃坐镇荆州的时候，曾趁着石虎夺权那个当口，从后赵手中夺回了荆州北面重镇——襄阳，于是庾国舅便准备以襄阳为跳板，从荆州发兵中原。

也许老天爷也被庾国舅这分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愿感动了，有意成全于他。公元339年，庾亮终于迎来了一个契机：就在此前一年，北方的石虎刚刚在昌黎会战中大败而回，此时正谋划着再次攻伐辽东。而凭借着“苏峻之乱”后近十年的恢复成效，庾国舅觉得自己已经有资本和后赵打一场大战了。



很快，大棘城中的慕容皝便收到了东晋方面的国书，国书先是盛赞了慕容皝昌黎之战中的丰功伟绩，而后话锋一转，要求慕容皝与己方南北夹击，共讨石虎。

此时的慕容皝暗恨当年东晋朝廷忽悠自己老爹，导致慕容廆直到死都没捞到“燕王”的封号，但是此刻自己已经和后赵撕破脸了，要是再和东晋闹掰了，那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于是，慕容皝再次表现出了政客的狡黠之处，应允了东晋方面的请求。

慕容皝的这一举动很让手下不解，在送走了东晋使臣后，慕容皝便向手下解释了这般做的原因：“诸君一定还在记恨当年先父讨封‘燕王’一事，孤也不曾忘怀。但前番我们刚和石虎撕破脸，虽然在昌黎之战中侥幸获胜，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羯胡吃了一次亏必然想要报复。如今东晋既然想北伐，我们何不祸水东引呢？口头应允他们，司马家必然率先挑起战端，一旦晋赵两国交上火，你们觉得石虎还会有空再来报复吗？”

慕容皝的一番分析让众人纷纷拍手叫好，从结盟石赵攻灭段部到现在祸引江东，弹指间慕容皝指点江山之态已经让许多人折服了。

可叹咱们的庾国舅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钞票，得到慕容皝的回复后，庾国舅像打了兴奋剂一样，立刻准备干，他一声令下，三军整装待发。庾亮亲自将大本营搬至武昌，并委任弟弟庾翼为辅国将军，相助他处理军务。而庾亮另一个弟弟庾冰则被任命为中书监，留在建康处理政事。

继祖逖之后，东晋王朝又迎来了第二次北伐，而且这次北伐是朝廷当家人庾国舅亲自主导的，所以全国上下热情高涨，誓要将羯胡丑类赶出中土。

庾国舅的高调“北伐”自然逃不过石虎的法眼，面对东晋方面的攻势，石虎召开了军事会议，一同商讨应对措施。

在会上，石虎大发雷霆：“他庾亮算个什么东西，靠女人上位的外戚，当初还是穿了女人衣服才从苏峻眼皮子底下逃脱的，也敢和爷爷我叫板？诸将有敢领命出征的上前一步走！”此时的赵军上下还未从“昌黎会战”失败的阴影中走出，全军士气低迷，普遍厌战畏战，听到石虎的命令，大家集体后退了一步，陡然间原地不动的那位将军映入了石虎眼帘。

石虎笑咪咪地说道：“不愧是吾孙儿棘奴，就你了，务必要将来犯之敌全数歼灭！”

#### (四)

这位石虎口中的“棘奴”便是昌黎之战中的赵军新秀，刚刚擢升为游击将军的冉闵（注：冉闵、石闵指的是一个人，为了本书阅读方便，统一都用冉闵）。这一次石虎点将点到他只能算是庾国舅点背了，因为从之前冉闵的表现来看，我们已经能预知庾国舅这次北伐的最终结局了。

公元339年夏，庾国舅在武昌誓师，随即他派遣毛宝率军三万为先锋，渡江北上进抵邾城（今天湖北省黄冈西北）。令人遗憾的是，庾国舅这第一枪便打错了地方，因为毛宝进驻的城池恰恰是当年侃爷和手下议论过的“危地”！

陶侃驻守武昌之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派兵镇守。陶侃每次都不回答，而众人一直说此事，陶侃于是借着一次渡江狩猎的机会对手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

侃爷的敏锐目光让手下纷纷称叹，只可惜我们的庾国舅就难有这番见识了。很快，后赵的部队也到了，出人意料的是，此次领军统帅并不是冉闵，而是夔安。翻看这个夔安的履历，我们不觉惊讶，此人竟是当年石勒发家的十八骑之一！而相比之下，冉闵所率的只不过是一支偏师。

关于为何石虎没有委派冉闵为主帅，史书上没有给出答案，不过细想之下，原因概不出于以下两点：一来是夔安资历深，二来只怕还是冉闵汉人的身份始终是隔在他与石虎之间的一丝芥蒂。

尽管冉闵从出生起就在石赵国内长大，尽管他是石虎的义孙，可他毕竟流着汉人的血，只这一点就决定了他对于石赵权贵始终是异类！正因石氏对他的提防，也为冉闵后来与羯胡决裂埋下了伏笔。夔安和冉闵的部队共计七万人，浩浩荡荡地朝着江边杀来。

庾亮这边也是不甘示弱，他加派蔡怀的一万多人马，从邾城的西侧渡过长江，企图与毛宝的部队形成犄角之势。

哪知道这个蔡怀运气差得可以，带着这一万人马竟然和冉闵的偏师撞上了，二人就地打了一场遭遇战。结局可想而知，冉闵阵斩蔡怀，晋军全军覆没。

这时候夔安一看冉闵初战告捷，心里不爽了：小家伙你这叫抢戏懂不懂？这



场仗我才是主角啊，真不守规矩！于是夔安率领主力部队即刻猛攻邾城，毛宝眼见敌军势大，连忙派人飞鸽传书送去急信，希望庾亮能够增援。

得闻蔡怀被冉闵一招秒杀的消息，我们的庾国舅当场就石化了，再看毛宝的求救信，他哪里还敢再派部队渡江给羯胡刷经验啊？于是，头脑发蒙的庾国舅只能死撑着说道：“你们别担心，毛将军当初在苏峻之乱中多么英勇啊，腿被箭头钉在马背上都能拼死奋战，最后还不赢了吗？你们就擦亮眼睛看他爆发潜能逆袭羯胡吧！”

看到庾国舅居然援兵都不派，我们的毛将军明白自己是要被人给卖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率军突围，可是面对两倍于己的羯胡部队，毛宝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最终他死于乱军之中。这时，距离他率部渡江北来才刚刚过去三个月。

毛宝一死，我们的庾国舅也只能灰头土脸地逃回了建康，本打算北伐建功来洗清自己早年的骂名，哪承想最后闹了个大笑话，我们的庾国舅注定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想到这些，年事已高的庾国舅竟然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九泉之下找被他坑害的人忏悔去了。

庾亮死后，其弟庾冰继续把持着朝政，经过兄弟俩的苦心经营，颍川庾氏终于成了继琅邪王氏之后，东晋第二个崛起的顶级门阀。

公元342年，即庾亮死后第二年，他的外甥晋成帝司马衍的各项生命体征也趋于衰竭，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再次摆上台面。按理说“父死子继”，司马衍生有两个儿子，由其嫡长子接班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权臣庾冰却搬出一套“国事艰难，宜立长君”的论调，册立了司马衍胞弟司马岳为皇储。

## （五）

所谓“肉烂在锅里”，司马岳也是庾太后的儿子，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庾冰这里面的道道来，只是碍于他是说一不二的权臣，大家也都默认了。

皇储定下后，司马衍不久便撒手西归，享年21岁，在位17年，史书称赞其草书写得不错——“工书，草书劲力外爽，古风内含”，除此之外便再无长物了。

司马衍死后，司马岳继位，是为晋康帝。不久，权倾朝野的庾冰国舅竟然也翘辫子了，时年四十九岁。更令人诧异的是，在位仅仅一年的晋康帝，也离开了人世。

晋康帝司马岳死后，其子司马聃继位，是为晋穆帝。晋穆帝登基的时候才是个两岁的娃娃，是中国历史上仅次于汉殇帝的继位年纪最小的皇帝。这简直是对“国事艰难，宜立长君”说辞的莫大讽刺，估计司马衍九泉之下都得叫屈呢！不过，天道好还，后来司马衍的两个儿子都坐上了皇帝宝座。

回过头来，晋穆帝登基后，朝政大权继续由庾家把持，庾亮、庾冰死后，庾翼成了新的掌权人。与庾亮和庾冰不同，庾翼在政治上野心不大，但却是个文武全才，算是庾家那筐子烂萝卜里面唯一能拿出来啃啃的了。

魏晋时代书法家迭出，钟繇算一个，卫瓘算一个，晋成帝算一个，当然，咱们的庾翼也算一个。而且，庾翼水平还不是一般的好，他在当时可与“书圣”王右军王羲之相媲美。只不过，王羲之那个右军是徒有虚名，庾翼在军事上的建树可以说是实打实的。早年他在东晋西南部边境与成汉争夺云贵高原西南夷的控制权曾多次交手，极大地阻碍了成汉势力进入到云贵一带。甚至庾翼还在与羯胡部队边境摩擦中小有斩获，让石虎都知道东晋除了陶侃还有庾翼这号人物。所以庾亮组织北伐的时候，才特地加封这位弟弟为辅国将军，协助自己一道参与对羯胡的战争。

你说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一方藩将倒也是个能干之人，但要是让他把持朝政，还真有点不对胃口。更遗憾的是，庾翼才掌权不到半年，就背生毒疮离世，高层再次出现权力真空。

庾家三位当家的先后辞世，小辈里又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这让沉寂了许久的琅邪王氏瞅准了机会，准备重新夺回朝政大权，宫廷内外山雨欲来。

公元345年，庾翼弥留之际曾想安排自己儿子庾爱之接任荆州刺史一职，他心里清楚，小辈们里面已经没有那种能掌控朝廷的人了。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借助控制荆州来制衡朝廷，以此保全庾氏一家的荣华富贵。

作为庾家在朝中的头号政敌，琅邪王氏自然不会同意这一任命，当时琅邪王氏的掌门人是任职中书监的何充。何充虽然本人不姓王，但他毕竟是王导表外甥，再加上本事还是有些的，所以全权代表了琅邪王氏。

只不过琅邪王氏虽然反对庾翼的政令，却也无法安插自己去拿下荆州刺史这一肥缺，两派竞争之下，如何选出一位能让双方都满意又都能兼顾到双方利益的人成了棘手问题。百般郁闷的何充在一次宴饮的时候和幕僚刘惔提出了内心的隐忧，哪知道刘惔听完哈哈大笑，说道：“何公何须多虑，我说一人，定可胜庾家小儿十倍！”





何充一听来了精神：“刘郎休要骗我，能胜庾家小儿十倍之人我又岂会不知？况且，真有此能人，那庾家还会同意？”刘恢起身大笑着说道：“何公放心，此人可了不得，其祖当年差点整死宣王，其父又是帝师温峤的生死之交，其人面貌雄壮，有孙仲谋之态。更重要的是，推举此人，庾家定然同意！”

何充听刘恢一番夸赞，心里痒痒的，忙问：“此人莫非是？”刘恢眼睛一眯，说道：“明皇帝女婿，成、康二帝姐夫，当朝陛下姑父，驸马桓温！”最后这四个字一说出口，何充的酒意也醒了一半，当下拍案而起道：“不用想了，就他了！”

世人不会知道，何充不经意间的一个决定竟然开启了东晋王朝一个时代的到来，而这个叫桓温的人缔造了一个王朝的辉煌，他的一生更是东晋王朝中期一个时代的缩影！

## （六）

那么，我们的桓驸马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呢？在讲他之前，还得先从其祖辈展开，毕竟两晋就是个“拼爹”时代嘛。

看过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忘记“司马懿诈病赚曹爽”这一段，里面司马懿趁着曹爽带着曹芳祭祖之际，发动政变控制了京师。当时曹爽手下各个六神无主，不知道如何是好，可有一老叟带着玉玺出现在曹爽面前，劝曹爽趁着天子在手，赶快去许都。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号召天下诛杀司马懿一家。这个人叫桓范，是桓温的先祖，假使说当初曹爽听了他的话，那鹿死谁手还真是尚未可知。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桓家和司马家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虽然被司马家不待见，但在民间桓家的影响还是不小，桓温的父亲桓彝和当时的大名士谢鲲（谢安伯父）等人一起并称“江左八达”，还留下了“皮里阳秋”的经典典故。

然而，随着永嘉之乱，国家很快陷入无序和混乱之中。作为有志青年的桓彝，他告别了吟风弄月，和温峤相交，成了一对堪与刘琨、祖逖相媲美的生死之交。而我们的主人公桓温，恰恰出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据说桓温刚出生时，桓彝很高兴，他喊来温峤说道：“以汝之姓，冠吾之名，这孩子是咱俩情义的结晶！”温峤看了刚刚出生的小宝宝，也是很开心，说道：“可儿，可儿，这孩子天生一副奇骨，是世间少有的英物，只怕以后我也得改名避他的讳了。”